

小說
優等獎

傅凱羚

眼睛

傅凱羚，曾獲林語堂文學創作獎、「拍臺北」電影劇本獎、優良電影劇本獎、香港青年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……等，臺灣文學獎、金鐘獎及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入圍，著有舞臺劇作集《太平洋瘋人院》，現職編劇、翻譯、寫作。

總之，就因為我是殺人犯的兒子吧。

同學窸窣窸窣把火撲滅了，洗鍋子的洗鍋子，踩空瓶的踩空瓶，收飲料的收飲料。兩、三個前導組已經先去帳篷區架帳篷，老師走來走去，不為什麼地吹著口哨，複述著大家明明正在做的動作，不時偷看我一眼。

我提水來以後就沒有事情能做了。兩人一組的工作都沒人找我；三人一組的工作，就算缺一個人，也會勉強說他們自己來就行。我把手插在口袋裡，站在老師旁邊。老師很緩慢地往旁邊挪了一些。我曉得，就因為我是殺人犯的兒子。

夜裡，住同一個帳篷的胖吉說他不要睡覺，等老師點過名之後，他就溜到別的帳篷去了。我待在帳篷裡，吃完胖吉的零食以後，決定去找胖吉。

胖吉在副班長的帳篷裡，那裡有四、五個人。看我進來，幾個人誇張地向後彈了一下。

「欸。」

「怎樣？」胖吉居然難得清晰地回話。

「東西吃完了。」

「關我什麼事？」胖吉強硬地說。

我有點驚訝，然後才發現，帳篷裡飄著酒味。

五分鐘後，我已經在副班長的帳篷裡一起喝起威士忌。副班長的臉尖尖黑黑的，原住民，很能喝，人緣很好。相對之下，胖吉則是白白胖胖，平地人，不能喝，有潔癖，可是身上很臭。他喝醉以後，我跟他人一起把他推到帳篷角落。一個叫尖喙的，在我進帳篷以後立刻就回去了。醉倒了幾個之後，就

只剩我跟副班長在喝。

「胖吉好臭喔。」副班長看了一眼胖吉。

「超臭的。」

「愛乾淨還臭。」

「對啊。」

「可不可以把他塞進老師的帳篷呀？」

「好啊，我們先割斷他的喉嚨，再把他塞進老師的帳篷。」

不不不不不。這只是我腦袋的鬼話，不能說出來。我看了一眼副班長，他表情沒有異狀，摳了大下腿內側。我鬆了一口氣。應該是沒有講出來。

「劉今翰，大家都不跟你同一組，你會不會不高興？」

當然不會，我非常樂。我表情凝重地搖搖頭。副班長迷惑起來。他不知道我搖頭的意思是「不會」還是「不高興」。

我踢踢胖吉，胖吉睡死了，浮浮白白，真像屍體。「你們剛剛在幹嘛？」「講鬼故事啊。」「哪個最恐怖？」「都不恐怖啊。」「那你要不要聽我講一個？」

副班長一瞬間眼神猶豫起來。那一瞬間的長短，用哪支手錶都測不出來，但是我知道有多長。

「……好啊。」

我說，因為是鬼故事，所以要近一點講才恐怖。我慢慢往副班長的位置移動。

爸爸假釋出獄以後，因為長輩說要彌補家庭，增進感情，所以一家人決定去旅行。

不過，一來因為家裡沒有多少錢，二來我是學生，媽媽是上班族，也沒有幾天假可以請，所以不能去太遠的地方。

困難的還不只這樣。因為爸爸入獄後，我和媽媽必須躲債跟換環境，所以已經一路從三重搬到陽金公路。不是我要自豪，但新家的確依山傍水，在有限的經費跟時間裡，完全找不到比家裡更像度假村的地方。

不得已，我們只好去市區旅行。

媽媽從週刊廣告上，剪下信義區「筑語會館」一泊二食的折價券，就這麼選定了地點。她把折價券遞給我，雙手在褲管上擦了擦，就離開了客廳。其實她手上根本沒有灰塵，我也不曉得她幹嘛要把折價券給我，可是自從爸爸出事以後，我跟媽媽很少再問任何問題。買菜被豬肉攤販佔便宜，請公假被同學亂講在偷懶，我跟媽媽都沒說過什麼。不只對外人這樣，媽媽也很少跟我講話，而我本來就不太會問她問題。我們之間就是一些祈使句：「來吃飯吧。」「把衣服換下來。」「我想吃飯。」「襪子破掉了，幫我縫。」

爸爸回來後，可能因為吃了太大碗去晦氣的豬腳麵線，吃得下嘴皮都黏到上眼皮，跟我們也沒什麼話說。他在家遇見媽媽總是客客氣氣，接了電話也說：「王小姐現在不在家。」或「我請王小姐聽電話。」我媽王小姐雖然聽到他這麼說，也是恍若不聞。她為我做三餐，如今也為爸爸做，沒有抱怨。

夜裡，爸爸自動睡在客廳。夏天不冷，他蓋不知哪來的袖毯，大概是買什麼東西送的贈禮吧，紫色黃邊，不倫不類。

張黃叔在爸爸出獄第一天，就來我們家，說要迎接爸爸，準備了金晃晃的火爐，後來那碗深不見底的麵線也是他帶來的。媽媽對張黃叔沒說什麼，但始終沒有跟他單獨待在一個空間裡。等到了爸爸，張黃叔的表情頓時變得一臉愧疚，說了很多自責的話。媽媽則是一直待在房間裡，張黃叔走了後，她才出來，見著爸爸，她說：「你好。」好像隔壁剛上幼稚園的楊小瓜在學國語。爸爸也說：「你好。」兩人就奇異地在客廳散夥了。

之後每天，爸爸多半坐在院子裡，摸摸腳踏車，摸摸空心磚，摸摸盆栽的盆子，推推用膠帶纏的眼鏡。有時他會問我要不要一起洗摩托車，不過到了最後也是我在洗。他坐在旁邊，摸摸車，摸摸空心磚，摸摸盆栽的盆子，推推用膠帶纏的眼鏡。

媽媽不喜歡張黃叔，張黃叔對不起爸爸，爸爸對不起媽媽，全家都不太講話。這是全家人出去旅行前半個月的事。

後來張黃叔還常常來家裡，爸爸的態度始終很禮貌，但講話卻慢慢變得拖泥帶水，大打太極拳。奇妙的是這份泥水起了作用，將張黃叔來訪的次數逐漸降低。最後，甚至連張黃叔講話也開始拖泥帶水起來。

「就新店那個工程啦。」

「嗯，嗯。」

「工頭是姓莊的找的，兩天沒去，給我搞得一塌糊塗。」

「是喔？」

「對啊！所以之後，最近這兩天，可能還有下禮拜啦，我要去監工，不太能常來，你跟大嫂多包

涵。」

「不會啦。」

「我的心意，劉仔你要知道啦。當初的事，真正是失禮啦。」

「知道啦。」

「改天再來跟你泡茶。」

「好啦。」

有一次張黃叔走了以後，爸爸把門關上，栓好，然後拿了一把鐵鎚，到院子裡打石頭。一打下去，火花四迸。爸爸總共只打了五、六下，手腫了一個禮拜。他拿掃把來，把打下來的薄薄細細粉屑掃起來，倒進垃圾桶，把掃把歸位，繼續若無其事做其他事情去了。

小時候，大家都說我長得像爸爸，很秀氣。小阿姨後來還是這樣講，不過會多加一句，說：

「這麼秀氣，實在不像會殺人啊。」

而我看著鏡子，也感覺不像。數學考差的時候；別人作弊卻比我高分的時候；所有同學故意在躲避球場上約好，狂拿球~~的~~我的時候；國文老師有意無意要我解釋〈周處除三害〉的時候，之後我都會去照鏡子，看看我像不像殺人犯。結果是我發現自己的眼睛很漂亮。如果殺人的話，我會是擁有最漂亮眼睛的殺人犯。如果報紙要把我登出來，卻在眼睛部位處馬賽克的話，那就太可惜了。也許等我成年之後再殺人，就不會有這種隱藏身分的禮遇，全臺灣關注殺人事件的讀者都會看見我漂亮的眼睛。

話雖如此，我畢竟不會去殺人。

車抖了一下，我驚醒過來。父親坐在副駕，轉頭看我。我擦了一下汗，一看窗外，剛好看見「筑語

會館」的招牌出現，上面畫了好大一叢竹，看起來不安心的熊貓。媽媽把車開進停車場，混亂地連踩了好幾下剎車，我跟爸爸在座位上一蹬一蹬。

當然，預約也是用我媽的名字「王素秋」。畢竟我是未成年少年，我爸是殺人犯。是不是全臺灣的旅館和大飯店，都會有一張假釋人的名單，一張殺人犯的名單，一張「看著同學，什麼話也不說，讓同學感覺很不舒服」的名單，這我就會知道了。

媽媽下車。很久沒旅行的她，不知為什麼一到這裡就顯得心浮氣躁。關好車門，才一轉身，手提包上的鉚釘，竟然在車身上狠狠刮了一道。

「擘——」彷彿有烤漆的粉塵跌墜在地。

媽媽呆住了。她看著刮傷，動也不動。我跟爸爸站在她旁邊，因為她沒動，所以我們也沒動。過了幾秒鐘以後。「走吧。」她倏地轉身，往會館門口走去。

因為她動起來，我跟爸爸也就解開封印，隨著她走了進去。

櫃檯上擺了一個玻璃魚缸，裡面擺了三分之一滿的薄荷糖。不過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像是容器本身在強調不可忘本，所以藍色的薄荷糖間，還插著幾根烏鳥的深綠色水草。

「住宿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有訂位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請問訂幾位？貴姓？」

媽媽扭捏地一一回答，好像同時找了兩個男子來開房間似的。不習慣被問問題的下場。

「您的房號是六〇三，早餐是六點到九點，午餐是十一點半到兩點，晚餐是六點到八點，餐廳在三樓，開到凌晨一點，晚上八點後只賣酒跟飲料。健身房在B二下樓後右轉，開放時間是早上六點到晚上十點。游泳池在維修，SPA在健身房旁邊，開放時間也是早上六點到晚上十點。您訂的一泊二食有包括晚餐跟早餐，這裡是餐卷。房間的小吧檯使用須另外付費，價目表在小冰箱的上方。你們的退房時間是早上十一點，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嗎？」

「嗯……沒有。」

「那電梯在左手邊左轉，如果要去餐廳，前兩個才有停三樓喔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前兩個電梯才有停三樓。」

「喔……好，謝謝。」媽媽轉過身去，忽然又轉回來。「晚餐時間是……？」

「六點到八點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爸爸默默提了行李，我背著自己的背包，一家人走到電梯旁。結果，果然是被櫃檯小姐洗腦了，三個人都覺得要按三樓。等到了三樓，發現不對勁之後，電梯又堅持要往下，結果一家人到了B2，又折回一樓去換電梯。最後大約過了十五分鐘才終於到達房間。行李早已經送到了。

兩個男人禮讓唯一的女人去洗澡。一張單人床，一張雙人床。我脫了襪子，扔在單人床上，爸爸看到了。

「喂！襪子不要放床上。」

「我沒關係。」

「今天我睡單人床。」爸爸說。

我默默撿起襪子。浴室傳來嘩啦啦的沖水聲。爸爸拿起床頭的「會館介紹」手冊來看。

「晚餐吃什麼？」

「什麼……懷石料理。」

「懷石料理？」爸爸說。

爸爸是在海產攤殺人的。新生北路的海產攤，熱炒每盤一百元。爸爸從三重騎車過去，原本只是幫忙喬事情，最後卻殺了一個人。他小時候常抱著我，跟我媽去漁港旁邊吃海產，漁獲新鮮上岸，章魚在漁網裡掙扎，他拿我的手指去給章魚的吸盤吸，我大哭起來。

「今仔最愛哭。」

那人說張黃叔欠錢，張黃叔跟爸爸說他沒有欠錢，一切只是誤會，要爸爸幫忙找人來，擺一桌來說清楚，講明白。結果是超級明白，張黃叔找人來砍那個人，砍到白刀子進，紅刀子出，這麼明白。講到一堆人拿西瓜刀，只有掄椅子的爸爸進去坐牢。

這麼明白。

媽媽洗完澡，換了黃色碎花的寬鬆上衣，有點少女心，沒有少女形。她把山藥泥在芥末醬油裡攪了攪，推到我面前。「這個好吃。」「噢。」她也為爸爸那碟攪了攪，一樣推到他面前，但沒有講話。

爸爸說：「謝謝。」

吃完飯，我溜出來抽菸。爸爸也在露臺，不知道第幾根菸了。

「你媽咧？」

「房間啊。看電視吧。」

爸爸點點頭，悠悠地吐著菸。從十幾樓往下看，風景糊爛成一塊，這就是近視加散光的特權。

「今仔，你相信鬼嗎？」

「不要講那個好不好？」我覺得晚餐的黑豆好像突然從喉嚨湧上來。凌晨的頂樓露臺，沒有其他人，只有我跟爸爸。

「我相信。」

「哪有可能？」

「不是，你不知道……他常常回來找我，」被他殺死的那個人。「跟我一起抽菸。」他的表情漫不在乎。

風好大，我站在爸爸的對面，凍僵了。

「……他現在在這裡喔？」

「沒有啦，哈哈哈哈哈。」爸爸大笑，一度好像想玩鬧地把我的頭壓在欄杆上，但又沒動手。「把你嚇死了！」

不過，我們從露臺回去的時候，我卻發現牆邊有一個碗，裡面似乎放著從花園挖出來的土，中間插了根燒到只剩屁股的菸。

「你要洗澡嗎？大便？」

「我不要。」

爸爸就去洗澡了。我打開電視，調靜音，一邊看《火影忍者》一邊清牙縫。信義區的山上好靜。說不定這裡是整個信義區最靜的地方，101在遠處不相干地閃爍著——

「你剛才去抽菸喔？」

我嚇得差點把遙控器掉在地上。不過就算掉了，也不會吵醒媽媽，因為她已經醒了，穿著睡衣端坐在我背後。

「嗯。啊？沒有啊。」我胡亂接道。

媽媽也看了一下《火影忍者》。

「欸，你相信鬼嗎？」

不，我不相信鬼，尤其是今天晚上。請不要再問我關於鬼的事情了。談談我爸是殺人犯，或許都比較有話聊。書上說：想法就像眼睛，想到鬼，你就會睜眼見鬼。

「誰相信啊。」

她沒再接話。我心裡覺得有點古怪，因為她剛才連續問了我兩個問題。

浴室傳來淋浴的聲音，她偏頭往浴室的方向看去。

「爸在洗澡啊。」我主動說。

她沒講話，低著頭。

「今仔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「明天還要早起，早點睡覺。」
「喔。知道了。」

她躺回床上，將棉被蓋好。我聽見她吸了幾下鼻子，像是在哭。很久沒全家一起出來玩了吧，媽媽。

在沒完沒了的《火影忍者》連播告一個段落後，爸爸也終於洗好澡了。父子倆都覺得，為了給媽媽完美的旅行，的確應該早點睡覺，明天早點起來，全家人一起去爬象山。結果是半小時後，我們正一起在院子抽菸，這次手上還多了啤酒。

「今仔、今仔、今仔……」

「嗯。」

「那個懷石料理的醋好難喝啊。」

「我覺得有酒味。」

「但你媽好像很喜歡。」

「對，她好像超喜歡的。」

「酒量要培養啊，今仔。」

「我不喜歡喝酒。」

「特別是威士忌啊，高粱啊……」

「我不喜歡喝酒。」

今仔，你說的話，爸爸聽到了。不過酒就跟生活一樣，有時會拉開你的嘴巴，把垃圾一樣的東西強

灌下去。今仔啊，倒是菸還真不是什麼好東西。比酒還差，你為你媽，趁早戒了。

爸爸把白長壽的菸袋捏成一團，在院子的魚池打水漂。打水漂失敗了，假山旁邊有條魚游過來，啄了啄那個紙團。

爸爸把張黃叔當弟弟，兩個人一起學抽菸、飆車，少年時代一起混，混到大，混到一起收保護費跟圍事，從臺西到萬華，從萬華到北投。張黃叔現在抽外國菸，爸爸仍在抽白長。張黃叔送爸爸好大一塊水晶鹽礦燈，爸爸則為他殺了人，坐了牢。

爸爸用沒拿菸的手，在我臉前晃了晃。「沒事情不要想五四三。少年人多想都沒好事。」他眯著眼睛笑，抽了一口菸，過了半晌又說：「一定是晚上那個什麼料理吃不飽，肚子空腦袋就空。」

我們去「二」買了兩碗維力手打麵，一致認為比會館的懷石料理好吃。

可是第二天早上吃過飯以後，媽媽卻決定不要爬象山了。她說她想回家。我跟爸爸沒有反對。三個人從六樓下去的時候，剛好遇到電梯擠滿了趕退房的住客，一家人都難以呼吸。

「鬼呢？」副班長問。

爸爸在海產攤跟仇家雙雙被砍死以後，媽媽有很久都走不出來。張黃叔來過家裡幾次。他其實對媽媽有意思，但後來她已經瘋了，老是躲在房間，他只能對爸爸的遺照喃喃道歉。

長輩建議我帶媽媽出去玩，不過那時候我也在輔導室的觀察名單上——這邊的意思是：輔導室有人專門天天觀察我。這是青少年犯罪盛行的時代，我分得了一些資源。

我靠作文比賽，換得老師把我操行成績加回及格的分數。沒有留級的那個暑假，我跟媽媽終於一起去了一個「筑語會館」。不過，嗯，不是在信義區，而是在金寶山旁邊。

爸爸的骨灰罈，蒙了條小帕子。奇怪的小帕子，紫色黃邊，不倫不類。

我總是隨地找個小容器，裝些泥巴，插根白長，跟爸爸一起抽菸。有時是碗，有時是碟子，有時是杯子，有時直接插在花盆裡。有菸就有爸爸，菸能令我睜開那雙眼睛。

想法就像眼睛，想他，你就睜眼見他。

媽媽的狀況變好以後，卻發現兒子開始以死去的爸爸為伴。以為是爸爸幫忙提的行李，卻必須讓櫃檯人員送了上來。當然，是我自己吃了兩碗維力手打麵。

我在院子裡拿鐵鎚打石頭，火花四迸。媽媽很害怕，越害怕就越縮回瘋狂的時間。她看世界，時好時壞；我看世界，時陰時陽。

胖吉翻了個身，打鼾打得更響了。我跟副班長喝酒早已喝完，兩人都越來越醒，乾脆走到外面來。夜幕漆沉，海風很強。

「我就想說，你爸不是死了嗎。」

「喔對啊。」

副班長一臉聊賴，大概是聽了一晚不怎麼恐怖的鬼故事，有點氣悶。

「欸，其實大家不討厭你啦。」他搖搖頭。

「是嗎？」

「……只是有點怕你啦。」

「喔。」

「不過大家都不理你，你會不會很無聊啊？」

當然不會，我非常樂。

副班長看我沒說話，他也沒繼續講了，眯著眼睛，迎風看向海上。

爸爸向我比了個挾菸的姿勢。我拿出一個小紙杯，開始往裡面裝土。

評審意見／陳雨航

說是殺人犯的兒子，被同學孤立了，在露營的時候，大家說鬼故事，他也說了，說的是他父親假釋回家後的親情故事。

縝密佈局，不急不徐，從容而巧妙，不刻意展現意圖與意見，解開時不著聲色，頓然領悟，讓人佩服。是篇很成功的短篇小說。

文字簡潔，舉重若輕。